皇清奏議

皇清奏議卷十

清治源疏　　柯聳

禮科給事中臣柯聳謹　奏為酌時宜以甦民困嚴釐剔以清治源敬陳一得之愚聊效先資之獻事臣殘邑外吏奉職六載近蒙　親試　特授諫垣敢不俯竭愚忱以圖報稱於萬一臣思圖治之道杜絕營私方可澄清官守矜恤民困先在嚴革弊端以臣得之耳目最確者約舉五條敬為　皇上陳之

一嚴上下之體以杜狥私自古有一定之官守即有一定之名分上官非養尊屬吏非云曲謹蓋以體統嚴則情面可杜名節重則操守必廉近時積習相沿莫如屬官拜認門生明末凡經撫按復命列薦者去任之後方稱門生原以既受國士之知甘居弟子之列乃流弊日甚凡州縣之

與府廳府廳之與司道司道之與督撫按往往師弟相稱執禮維謹借門生為獻媚之階梯假執贄為行賄之捷徑甚或曠廢職業專務逢迎饋節賀壽百計結歡上官樂其趨承每至曲為徇庇安望有强直自遂私謁不行所稱清白吏乎臣請
皇上勅行督撫按以後如有屬官拜結門生密訪得實特疏叅處不得知情容隱俾各官絕意鑽營自必盡心職守閽省結納並可勉勵公廉是亦清官守而肅吏治之一端也
一重巨蠹之法以窮奸窟　朝廷重任巡方總在安民察吏故官府既有糾叅胥吏亦有考察至於一二巨蠹尤應執法嚴懲然臣見近日察訪衙蠹只行於小而不行於大不知官府之衙門益尊則胥役之狐假愈甚統計各省上而督撫中而司道書吏承差為數繁多通省之事在其

掌握一切錢糧出納文移遲速刑獄大小賦役高下擲移脫换絲索由己故一入衙門無不乘堅策肥林宇連雲疆畝如繡不知得之何來故江浙之間司道掌案書吏每名頂頭銀兩多者三千金少亦不下千金即刑廳書役亦必千金此輩挾此重貲徼謀營役推其本心方思取償於一二事不難倍收於一二年小民之膏血幾何能堪狼虎吮吸也至於州縣職分既卑力難容庇年來州縣之積蠹無不改名易姓投入上司衙門雖屢奉 中飭究竟具結遵行總屬虛文勝況按臣稍有瞻徇便多投鼠忌器不過以州縣數人報解贖鍰充數塞責乞 皇上嚴飭巡方諸臣上自督撫司道下至府廳州縣務須虛公察訪苟有罪蹟昭著一體拏究如果能訪拏真正巨蠹考核之日當加獎賞如仍前僅以州縣下役充數者竟以不職論處庶

律令從公而人心允服矣

一禁訪行以清弊藪省會衙門附近有等積惡巨棍號為訪行身不充役公庭而聲氣最廣結納最豪凡督撫按各衙門掌案經承無不是其至交又分布腹心充當大小各衙門胥役每日託各官所行事件列成單款或趙甲錢乙總屬鬼名或將直作曲暗埋設戶侯督撫按凡有參劾撫催道府推官道府推官將寄耳目於胥吏胥吏密通線索於訪行遂乘機臚列贓款盈千累萬經手年月鑿鑿有據隨插腹黨挺身作證道府推官據此上申督撫按據此入告及至承問所開贓迹十不得一訪行從中嚇詐官府魚肉小民得錢則立見冰消不得錢則枉證黑獄又有甚者奸胥猾吏積惡貫盈明知已不能免計串訪行揑造贓款隱匿親行過惡反將素封良善之人列名被害彼

鄉愚生不至省會目未覩衙門惟禍已極及因本案素不相識兩造之下百口代為力辯不惜出橐中金求情囑託為之昭雪疊經審結巨蠹之誅已追而千金之家立破矣李代桃僵生民隱痛又或故扳事外之人隔省關提坐經旬月

欽件久遠不結承問衙門每因違限參罰比比皆然江浙為甚伏祈

皇上飭行各省督撫按諸臣嚴究訪行弊棍以蘇民困以肅官評

一急停徵以恤災荒

皇上年來軫恤災荒痌瘝時切近畿地方每年特發帑金遣大臣親行賑濟各省報災分別輕重恩賜蠲免如有奏報踰期題參處分如傷之仁固已天下共見矣臣思水旱告災秋成無望內而餬口無資外而追呼踵至斯時逮沛

皇仁庶可稍延殘喘乃州縣申報督撫題請再候部覆即立限甚嚴近者勢必三月

遠者動輒踰年有司恐礙考成不得不仍行督徵及蠲免之　詔下頒而糧額完解幾歲臣前任楚中每見本年災荒題　免部覆必經數月當年正賦已完蠲免分數不得不流抵次年夫流抵次年無論官吏侵漁銷算勒掯種種滋弊況小民竭髓以完凶年之賦反輾轉以冀樂歲之微則遠汲無救於燃眉有立而待斃耳自今以後乞皇上專責撫臣先據州縣申報災荒委勘得實一面題請一面酌量分數先示停徵重則十分之五輕則十分之三除經奉　旨應免若干外或停徵之數尚有浮額應追者即於次年帶徵經徵州縣本年奏銷免其參罰則寛一分實受一分之惠早一日則救一日之生豈至蠲免之隆恩竟同畫餅之故事乎

一禁官買以甦民累臣思人臣撫理一方官職無論崇卑

俱宜仰體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以惠養小民然愛民務先潔己自古廉吏有懸魚瘞鹿之操酌水投錢之節方能肩布仁風助成化理近者貪污接踵大者無論即其小者如官買物件一事積習難除在上司封發價銀塗飾耳目未嘗不謂發價平買其實所發之銀不足原價之半而州縣下吏陰喻其意或私派於里民或取辦於行戶物數既完原銀并繳百姓累賠而不敢明言州縣奉行而付之無奈故地方有一土產則百姓受一大害吏或差役執票橫索除買物件之外有供應飯食饋送路費數倍之苦乞

皇上嚴飭督撫按以後每府州縣前及大市鎮處勒石一通明刊奉　旨不許現任官府硃票差人指稱官價勒買物件違者即以違　旨論并計贓坐罪如州縣官有奉上司衙門官買者罪亦如之如此則　國法既嚴

人心知儆廉隅少飭而民得安生矣

審時圖治疏 順治十三年

王啟祚

吏科給事中臣王啟祚謹　奏為審時圖治以答　天心仁愛事臣三月二十七日捧讀　上諭以冬雷春雪隕石雨土引過自責急圖省改仰覩我　皇上自有敬天法　祖勤民之要務而非小臣所能贊一得者但人君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臣以言事　君者也而能默默已乎臣念為政者因時而出治猶治病者隨症而下藥也臣觀創業垂統周於三代為最久三代以來漢為最久蓋以定鼎之後即有寬仁如人疾病之餘乍登衽席所以海內義安天休滋至周頌成康漢言文景良以其培植者深而休養者厚也以臣觀今天下大勢天運剝而將復世局陂而欲平如日方升如夜始旦亂終治始

皇上身兼創守培萬年無疆之業所當於極力維挽中急
以寬深之德與天下休息之時也伏願　皇上剛柔互
調寬嚴並用省時務之闕失各因其所司而求之或職要
或職詳假以事權寬以時日　深宮密勿之地徐焉而
考其成使臣下循分盡職如春夏秋冬之各司其令
皇上按時責效如風雨露雷之不爽其期則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矣然臣更有說焉　皇上矜恤民艱無遠不至
然九閽萬里民隱何從周知乎為　皇上司耳目之寄
者巡方也伏冀　勅諭巡方以勿徇情面惟矢公忠民
間利病有知必告則上下相通呼吸共喻宇宙無阻塞之
氣矣至若刑也者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然而曰弼教曰祥
刑統之曰明允則刑原非得已也伏冀　皇上法泣罪
之仁布解網之令　勅下刑官加意詳酌何者為不知

而誤犯而刑可少寬何者爲難剖之疑案而情有可原寘失出勿失入則元氣培養天和導迎矣若夫各地方營繕之請祈 皇上下暫停之令焉我 皇上節儉率下冗費盡除年來河工萬不得已民力已竭幸賴 皇上鴻庥河伯效順政當使民稍爲息肩之時也各地方之修建想亦視爲要務然而名爲捐俸恐不免於箕愁也 臣祈
皇上姑准暫停養民間全力供徵調之急需緩一分力役即受一分恩賜矣至於連年用兵之地必多流移尺籍苟虛何取幅幀之空麗也仰祈 勑下坐鎮藩臣督兵將帥流民未復業者多方招徠安民之績一如戰功務使雞犬不驚桑麻遍野則民皆樂業有以繫遠人向化之心一統之業成而徵調之煩可免民生遂而 祖德光
天瑞臻而上理登矣

嚴責成以靖盜賊疏 順治十三年 姚延啟

工科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盜賊未息皆由文武溺職伏乞 嚴飭責成申明賞罰以靖地方事竊見近日各處萑苻嘯聚劫掠公行郡縣不敢申報道府置若罔聞如晉中清源蒲州等處失事隱匿自非撫按精明覺發幾以封疆為兒戲矣哉 皇上特諭刑部申飭諱賊之令煌煌 天語凜然斧鉞誠恐近 京一帶地方或知怵惕而逃遁者不能保無息玩今日濱江沿海之區寇氛不靖則不軌之民尤易乘時騷動如江淮兩浙間綠林出沒千百為羣焚掠大鎮搶擄子女來如疾風去如兔脫較西北直省寇盜情形更難防禦何者西北之寇依山為巢馬步往來皆有蹤跡至於江浙水鄉駕舟揚帆飄忽無常溪港錯雜奇邃難定其不同者一也西北之民大村聚落皆

有城堡保甲之法可以團結鄉長易於約束南方阻水為居無堡寨之守無樓堞之望地形渙散衆志難齊盜入其境則自救不暇彼此不能相顧其不同者二也西北地廣人稀鎮店市會有常期商販歇宿有定所面生之人可以稽查南方廬舍稠密人烟輳集貿易者趾接於途往來者肩摩於道縱有奸宄不便別識其不同者三也故治盜之方南北各異北方在以保甲之法專責州縣所以清其源撲滅之事專責道將所以遏其流至南方則不然欲清盜之源不但保甲奉行故事必令本道協鎮與府州縣及總捕等官選擇眼明手快捕役分汛緝訪賊首何人窩家何地為賊通線者某某姓名懸賞購捕務在必獲刻期比較嚴法搜拏但不得株連良善有犯者治以反坐之律如此則盜之一出一入皆可得而知矣蓋盜賊之起伏未有不

與積捕大盜相通而道協養寇為利不肯督責捕役以致
豁氣同眠鷹犬不噬則欲遏盜之流惟有令失事地方即
刻衆報州縣申報道協道協查核汛地及防守兵將勒限
擒獲仍不得將被劫被擄之家反行拘禁需索又不得藉
口招撫徒長縱盜之風以責賊為奇貨則南方小蠢殄滅
不難矣臣所經過處者因鄭逆竄梁江海多事誠恐腹
裏有寇目前忽為癬疥他日必至蔓延所關匪小故急須
掃除淨盡方可救盜無患耳伏祈
勅督撫按嚴飭各
道協等官實心奉行以圖後效毋得苟且塞責塗飾空文
如有怠玩不職及養盜為利者立行指名參奏倘有容徇
被人糾參該督撫按官一併治以欺朦之罪則寇孽可消
而封疆永奠矣
嚴責成以紓軍興之費疏順治十三年嚴　沆

兵科給事中臣嚴沆謹　奏爲嚴責成以紓軍興之實事

方今事之最急者莫大於兵餉臣見頻年以來一處告急則一番發兵軍需既困於轉輸士馬亦疲於奔命即如閩浙之間兵至則賊逃兵撤則賊又至是賊且以逸待勞而往來徵調絡繹不停我反受其困矣臣思在內大兵即古所稱禁旅原以居重馭輕必須養精蓄銳遇有非常撻伐間一遣調以張四征不庭之威至若各地方總督巡撫併提鎮等官各有經制額設之兵以備本處戰守之用後又慮其單弱復於省會及衝要諸路特遣固山駐防是於主兵之外再增一保障矣乃每遇賊警輒大聲疾呼請發禁兵以一處之賊而累之以主客三項之兵無怪乎兵日繁而餉日匱也以臣愚見先當責成各督撫並提督總兵將原設本處主兵精加選練實數充伍老弱者急行汰換

虛冒者急行清補務令能戰能守有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則主兵既成勁旅兵丁於駐防固山所領兵馬即當專備征伐援勦不得僅以所駐之地苟幸無事遂與原設主兵畫地而守同歸無益則防兵又添一重鎮兵兩項兵馬互為表裏設有賊至主兵可禦而防兵繼之協力同心小醜何難撲滅果係賊勢猖獗不得不請大兵亦須策勵主兵互為犄角使一鼓即奏蕩平不得置本標之兵全不操練專以臨時籲請閙諉卸之端如近日浙閩督臣佟代祇緣小嫌私隙與督臣秦世禎糾訐不已當海波方沸之日而且爭衙門理庶獄則其平日之不實心簡練士馬綢繆封疆大可知已倘不及蚤嚴立責成將來各地方尤而效之誠不知何所底止且從來用兵有攻有守進取貴於神速必不可久淹歲時防禦貴於耕屯必不可遠勞饋運今經

略諸臣作何通局布算尅日奏功以蚤紓 南顧之慮今無有進攻之費而祇成退守之形暴露師徒消靡糧餉此最目前大計所當蚤定勝算以確圖救寍者也

謹獻芻言疏 順治十三年 尚九遷

兵科給事中臣尚九遷謹 奏為謹獻芻言伏祈 睿鑒採擇事臣碌碌匪庸荷蒙 殊眷拔之稠衆之中置諸諫垣之列既身膺言責敢不竭其愚忱有聞必告以期仰副委任之至意謹將目前所切要者條列四事為我皇上陳之一嚴參劾竊謂懲貪激濁固肅清吏治之大權然必博訪嚴諮方可以示公道而服人心近見各省糾彈之官論其贓跡盈百盈千究其歸結大半烏有甚至有紛紛告辨借端潰援者果參者為是則問者之徇庇可知問者為是則參者偏執可知二者是非不能兩立也臣愚

以為必躬親閱歷虛公體訪不徒專恃風聞與夫聞摘必
實察其物議沸騰穢跡昭著者然後形之白簡據實上
聞如有問結與原參不符者許先參之官指實據證糾
劾以定功罪是非大明犯法者不致乘隙脫卸而　欽
件亦得早結矣一飭學政臣惟養士之本在於學校得人
之致宜擇真才年來文體雖經釐正還醇而考較似未盡
善有文義未通而取數必足於原額甚有不能完篇限於
數而並取之者殊非　聖世掄才之意臣以鄉試屆期
欲破從前之習宜立更始之方以後督學之臣非經明行
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輕授如遇科歲試期但擇文理清
通才可上達不必拘泥定數濫收黌序試畢之日盡將原
卷送部磨勘如或復蹈前轍當治學臣以疏忽瞻徇之罪
庶人文丕變而士類維新矣一酌考成竊惟郡縣臧否首

以錢糧完欠為殿最此固經國理財之要務顧有司惮於
考成靡不急催科而緩撫字勸諭不效勢必敲扑箠楚之
極有散而之四方者有迫而走險罔畏法紀者何以副
皇上愛民之盛心 臣惟當視地方上中下變通而分别
之如土沃民饒州縣之上者力足以辦而錢糧不完適負
如故當責以考成參罰之例他如地方雖未凋殘而土瘠
民貧州縣之中者如曾經蹂躪民逃地荒區區孑遺僅存
一縣之名勢不能卒完州縣之下者是其地其時正有司
得展其撫摩之術而見 清時愛養之仁若拘泥成例
以每年錢糧完足分數覈其殿最恐於撫字之道多有掣
肘臣非不知度支浩繁則用不足輒敢冒昧為郡縣寬蓋
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所關民生休戚地方安危良非淺
鮮亦以仰體 皇上憂民之至意也一中法令臣惟各

營官兵之設原以防奸禦侮非徒務虛聲而為觀美也向見地方有事輒請滿兵無事則坐糜廩餉今近 畿之地往往盜賊縱横白晝劫掠近者如此遠者可知夫既不能消患於未萌又不能緝獲於事後及至失事専諉有司而手握重兵者每迸於法外何以飭武備而請地方臣思各營俱有已定之汛地當責之畫地分兵朝夕防範務併萑苻斂跡選遇竊盜否則先將該管將領治以疎防失機之重罪庶積玩知警而民生獲安矣

請敦建極立政之原疏 順治十四年 傅維鱗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傅維鱗謹 奏為請敦建極立政之原以萃無疆之歷以開有道之長事臣以非材謬労叨任詞林出列司道案 皇上拔擢屢加驟晉今職風憲何地謬及屬恩即捐糜頂踵不足仰報 高厚臣區區

愚見所到何敢緘默有負我　皇上握臣之意臣竊以
建極之本本於　君身立政之原原於　君學夫
皇上之身天下臣民之所仰賴一動一靜所關匪輕而
皇上之政上則創垂之基業在是下則子孫之秉承
在是從古帝王之治統道統在是一學一問所關匪輕臣
敢先以有切於　君身　君政者為我　皇上陳
之伏惟　省覽焉臣聞慎修謨陳乎迪德修身傳述於
事親誠以　君身者萬化之源而表正之極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　郊廟祀事以及耕耤諸鉅典興建
諸大事無不　躬親克成盛舉且　深宮而軫民艱
披覽而勤午夜勞神焦思以經綸天下即古之未明求衣
日昃不遑暇食者何以加焉亦可謂所其無逸遠乎晏安
疢毒者矣近聞　皇上時有巡幸臣不敢以大禹于逐

周公于觀春秋書觀魚綱目書巡者二十九比擬我
皇上若起居有注倣古右史書動而數數如此恐非所以
示萬世也…　皇上春秋鼎盛精力有餘雖一日萬幾不
以為苦而鑾蹕多御未免過勞臣願　皇上於克艱舜
勤之中時屢恭默思道之意嚴起居慎出入以穆穆之宏
度體天道之安行詎不美歟不然或寒或栗烈炎暑鬱蒸
或晦明風雨之不時雖在　上天保定孔固之身萬無
一慮然臣不得不總總過計也臣請　皇上自今頤養
天和時加慎重寧勞心毋勞形寧靜而致福毋動而生虞
　皇上念此一時之舉為萬世史册之昭垂豈細故哉
從此強固精明符宋真德秀之祝顧避危遠見如司馬相
如之諫書則　宸躬康泰而海宇戢寧矣此所謂羣黎無
疆之慶也臣又聞堯舜之世都俞吁咈交警疇咨所以從

古稱為聖政即為聖學無所謂經筵也經筵起於宋宋儒謂君德成就責在經筵亦以謂經筵之生羣臣咸集有取於百僚之師濟不徒在詞臣周旋也然而欲收其實不得但襲其名我皇上天縱聰明左圖右史淹貫博洽覺絕千古且講官不離於側業已無日不學無事不學其無膺經筵之陳亦明矣況已奉有文華殿工成舉行之旨且屢見諸臣章奏臣復以為言不幾贅乎臣有說於此昔黃帝訪道於崆峒光武論藝於息馬宋真講禹謨於苑中原不以地拘如今景山瀛臺儘可舉行何必斤斤文華之待也臣請自今命輔臣等博考舊章舉興大典每皇上臨御講官不必尋章摘句須援古證今隨方啟沃於經文之中參以時政之得失反復陳說以盡其致臣尤不欲皇上之獨為學而願諸臣之

共加考究詳述一時大臣卿寺外吏無不樂得於是盡
天下之大計休兵民之疾苦　皇上詢以經學使其詳
細條奏既可以觀諸臣之才品諸臣有聞識者　皇上
有所條對果符　上心立使屬草即　允施行又可
以觀諸臣之識見學問不必如前者章疏之上徒博一談
部議奏之　否而各衙門之覆仍照夫無容再議之文
其諸臣中有識學不明舉動闒茸者　皇上立加嚴飭
甚則罰治如此則學益增政益舉諸臣皆恭敬勵各盡職
職合古之經筵召對建事諫官而為一於以數佰畫創制
綱良法美意遠邁前代而郅隆之治成矣此所謂開有道
之長也以上二條皆臣一念愚誠故首及之伏乞　睿
睿採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請開修省疏順治十四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奏為因變陳言實圖修省以祈　天祐事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微而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災異以警之人君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茲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重煩宸慮率羣臣齋心祈禱又聞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異常火災三月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旱徵復察禮部移文內稱欽天監具題推算本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位臺端覽之不勝怵惕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逆奪月光是為陽勝陰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為姤陰微而即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望復月食為日月交食況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

安今主尚能遇災恐懼因事求救況我　本朝尚德緩
刑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修省之實可弗講乎昔漢文帝
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　皇上虛
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緣事
降斥沉滯下僚屢蒙　恩詔未見湔洗所宜　敕下
該衙門速為察奏取自　上裁以開言路者也昔漢明
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民力繕修宮宇自戒今　皇上
孝思不匱創建內殿以修祀事其工難緩至此外土木之
工不論大小請　敕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
事竣參兵恤民昔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
興上疏曰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
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墨立法不赦功
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不枉法似宜稍

加分別若錢糧考成參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似宜
敕下吏戶二部採取衆議量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
賢能如因錢糧鐫謫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昔漢明帝
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理寃存恤鰥寡今恤
刑已畢又屢經接赦豈尚有刑之未詳寃之未理所慮有
司奉行不實蠧役上下其手況皇華之使道遠驛路德意
稽遲今宜請　敕下該部各將應赦事宜馬上飛傳各
直省督撫按速為清理仍將開釋過寃滯姓名件數覆報
部院以憑稽察若夫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議及所省
甚微五品以下俸祿更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
永平十一月晦日食於是避正殿寢兵詔有司各上封事
今連年征伐寇盜未清將欲進取必須足餉然天時亢旱
錢糧可虞　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

旗下戍兵減其二三省數千里往來之勞節數百萬供應之費俟戚𥚃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款臣不敢為無稽之說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忱仰請
睿聽伏冀
皇上深思遠慮圖之於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於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為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為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撫宇宜圖疆埸靡寧招攜懷遠文德是尚仍
嚴勅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盡厥職以國為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劾之虛文勿止修救護之故事庶可以消弭災沴雨暘時若而三光亦為之改色矣

請定遼陽規制疏順治十四年　王益朋

吏科左給事中臣王益朋謹
奏為請定豐鎬神區規制仰祈
勅議修舉以重萬世根本事臣惟時詘舉贏難

與慮始然事關重大貴在開先始之規模不立則無以垂
奕世而示來茲臣有一得之愚可以厚功臣收地利明官
府宣教化重根本備海防者敢不為　皇上陳之臣稽
載籍歷代建都不一明洪武都金陵永樂遷北平以金陵
為南京雖各功臣隨遷於燕而所賜田產皆委家人莊頭
在彼耕種收穫租糧供送本主原非墾國而遷置舊都於
偏廢也我　朝定鼎燕京則遼陽發祥之地宜猶昔之
南京也自墨勒根王苟且補苴而陪京規制闕焉未衆幸
　皇上親政加意根本遼瀋招民推宜設辦究竟所招
不多生聚無幾開墾未廣名器徒輕頃見遼陽知府張尚
賢招徠不繼一疏有云去歲自春徂秋招頭絕跡開創遼
陽原出自　皇恩請　敕部設法招徠或此法難行
更有彼法可通等語而部覆以為招民之例原經會議題

定已屬破格鼓舞臣部無庸再議臣愚以為與其懸爵招民應之者少不如做明初之制將遼陽等處田地酌量分給功臣之家令其妻托家人莊頭耕種收穫供送本主彼之地利既熟而辦種必饒又無煩司農之籌畫者況八旗兵丁加以連年水患戶部議給汾糧公私兩受虧耗孰得孰失明白易見至於近畿之地圈給八旗 朝廷雖有撥償恐難盡如原數以臣愚計莫如既將遼陽所屬餘地查數撥補有力之家不妨多給在畿民無失業之虞不獨無地而有地在 朝廷鮮拋荒之患亦可因地而得民較之近日懸爵招徠其間容易繁難相去逕庭矣且旗下舊人常言關東土地肥饒可惜拋荒無人耕種由此觀之諒亦臣民之所樂行者此所謂厚功臣收地利之一也其陪京舊制在明朝南京設有文武諸司而科道糾參之責

部司稚關之差咸得與焉查洪熙宣德在儲位時亦曾南
京監國不止數日留守令遼陽既稱 盛京則應察照會
典量設部院科道滿漢官員按時修舉諸大典禮至於舊
時衙宇似未盡壞略加修葺所費不多所關實大又知府
張尚賢全遼文運已開一疏內云遼陽士子遵 旨出
關攜妻挈子千里播遷情尤可憫較之寄籍在遼之永平
生員視 嚴綸為故紙畏出關如虎穴不啻雲泥等語
臣愚以為士為四民之首自當遵 旨奉法爭先恐後
以風小民何得藐視法紀如府臣所云者伏請 皇上
嚴勅盡令出關各還故土勤學力農一勞永逸則其親友
相依攜帶人口正自不少如有直省俊秀人等願赴遼試
者許其全家移住即與田產入籍應試每五名一為互結
立法之初暫寬冒籍之禁大誠不在本地開科則人情不

肯爭相趨赴於作養士子之中寓招徠人民之計此所謂
明官守宣教化之一也至於遼陽等處歷代以來皆為郡
縣明初盡改置衛止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我
朝初設一府兩縣其餘各城俱未建置見今海寇未殲
風候莫測有備無患機要宜詳臣思　祖宗陵寢所在
王氣攸鍾實為重地若不預為防維則瀕海地方一旦賊
艅飄忽而至其何以應之臣愚以為自山海以來凡大小
衛所城池俱當建置郡縣設立防守拱護聯屬生聚教養
在此一舉此謂重根本備海防之一也抑臣更有請者
盛京興王重地自是上國規模明洪武陞集慶為應天永
樂陞北平為順天嘉靖陞安陸為承天今遼陽府名亦宜
陞用天字知府應改府尹則名正言順足法後世至於前
代大小臣工估過不悛或調發南京使之砥礪修省果能

悔過仍復調回今以衙蠹罪犯徙發遼陽雖亦塡實 畿輔之一端然而非法之善也夫寧古塔尚陽堡尚可比之前代邊遠之處而遼陽左右旣屬 盛京當如明之應天等處商賈輻輳士民樂居佳麗富饒斯稱天府豈可使罪人雜處其間哉且此輩舞文狡猾其心必異子孫習染種類不端敗壞風俗尤其小者釀亂思逞勢所必然更不可不早為區別也臣蒙 皇上知遇之恩感奮思報知無不言至於斂怨招尤臣不暇顧如果臣言可採統祈
乾斷修舉施行

節用愛人以清治源疏 順治十四年 王永吉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臣王永吉謹 奏為節用愛人以清治源事竊照自古帝王平天下之道不過用人理財兩端而勵世磨鈍則賞罰二字實勸懲之大

竭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可見用人關係最重舍用人之外別無理財之方人與財相需並急不容偏廢者臣管理吏部職在用人入署辦事見考功試處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每日罰俸停陞降級革職多或十餘案少亦數案每案少者數員多或數十員陞除未久降革最多天生人才原不易得培養甚難何堪摧折如此然戶部職司理財軍需撥充至急禮工等部營建宴享費用不貲積欠不完催提逾限照例題參原難寬貸偽果有益於國計各官罷斥何足惡憐乃立法既嚴急沉如故在事諸臣縱不急公務豈不愛功名或者參罰太過不足以服其心而追比法窮罰無以措其手因而神昏氣短叢脞泥滕百務廢弛坐待譴謫欲理財而財愈匱則勸懲之法不可不細講也查各部錢糧考成則例名

有不同然皆以十分為率惟戶部錢糧多故參罰獨重然先年亦以十分為率照依所欠分數分別議處輕則免議罰俸稍重者停俸降級革職戴罪督催完日開復又其重者降級調用革職為民曾經會議相沿已久近見戶部覆疏凡陞任丁憂署事及新官接管降調離任等官皆以人各十分計算參罰是一年錢糧係一官經徵原止十分為率者若一年之內三四易其官則化而為三四十分矣況禮兵工三部既各有十分考成戶部項下如漕糧南糧倉糧屯糧漕折白折鹽引贓罰等項則例尚多若人各十分計算則積算一任之內便有百餘分不止此後參罰重疊深恐挌礙難行也即如陞任丁憂降調署事之官俱在十一月十二月離任本年未完尚可責其玩悞若在正月二月則一年額賦豈能於一兩月內合併預徵又如委署接

管新任交代之官俱在正月或二月到任則本年額賦尚可查其稽遲若俱在十一二月則各年未完係前官經手又豈能於一年之前代人受過今一官之身數月之內本色折色正項雜項起運存留新徵舊欠紛紛逼迫夜以繼日嚴刑酷比血肉紛飛方苦鞭撻不及神術難施卻又以人各十分計算參罰革職降調幾至動輒得悔罰而再罰安望開復之期處而又處久斷陞遷之路前官方去後官已參更換不常迎送受累日久混雜追解難清求免反欠欲速反遲此法不更恐財賦終無清楚充裕之日也伏乞

勅部確議州縣錢糧是否應照舊例仍作十分考成覆請 上裁庶立法簡明人心競奮人才國用兩受其利矣

敬陳軍屯大政 順治十四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今革職戴罪照舊管事臣魏裔介謹奏為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國阜民之善制事今天下治平之效未奏山陬海隅警報屢聞幸天意降康大有頻書故兵食之計稍得贍給設使有方一二千里饑饉之憂不知司國計者何以待之夫搜括裁省之計可暫而不可久也俸祿裁而室人交謫則官困役免裁而廩給缺則士困船隻封而脚價莫償則商困敲朴急而瘡肉俱盡則民困征戍頻興馬匹衣甲之需日頻霜露寒暑之憂不免則兵亦困是令天下之大患也然官士商民皆困於兵而兵亦未嘗不困則其隱憂將在於國尚可不知所變計乎如欲變計莫如取古人良法而施之三代兵農合一其後兵民分而兵出死力以衛民民出供給以養兵然民力往往重困是以宇文周行府兵之法而唐與明皆

法之以立制當明之初養兵百萬不費一錢則衛所之屯政修也今舊衛所既廢壞難以復用而天下兵餉費至一千餘萬若不議屯田之法數年之後必不可支往歲亦曾議屯政矣而所招者民既謂之民各有籍貫各有有司管轄何事於屯是以貽譏畫餅而且大爲民害今所議者軍屯每兵一千擇堪戰者教習訓練外其老弱者每千內揀四五百名以爲耕種之兵凡係屯兵府鎮及沿要隘塞地方不拘民衛查有荒蕪田地不論有主無主及各王府未變價舊地閒廢官田俱撥與守兵耕種況山東河南川陝湖廣等處地曠人稀可耕之田尤多每兵撥與一區大約不過二三十畝其牛具種粒官爲給與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比照各地方民糧銀數算作兵餉仍令該管將領官盡力督催該鎮道總提轄之歲課籽粒以爲殿最如此則

一歲之中各直省屯兵之所可添糧數百萬石可省餉銀數百萬兩然自明季以來兵驕將惰以耕穡為恥坐食耗糧其弊久矣昔郭子儀功在唐室封王汾陽躬耕百畝以勵軍士諸葛屯於渭濱羊祜屯於襄陽古之經濟名臣未有不留心於此者是在督撫提鎮以身倡率斯法制可行然屯政所費資本必先得數十萬金議者或難設處臣以為屯政當今天下第一大務此政不行財用終無足法或將鹽課撥給或將正項借用贖鍰贖穀採賞等項俱可措支至於所在富民願納監者憚於道路跋涉未能至京令聽其於各布政司及各督撫道府處上納銀穀轉文京師即准入監則援納者必多而可藉以集事總之朝廷先費數十萬金錢亦當捐節為之況所費資本可作正餉抵算而獲利無窮實為兵食久遠之計未有可行於古而

不可行於今者伏祈　皇上特究察興剔之采論

敕下該部速行打算詳議妥確務及明各省中擇其事天下

且拭目以覩善政於之因蘇困官民士商補恤復蘇一代

久安長治之業必推與於是矣

請蠲欠賦寬追欠疏　順治十四年　姚延啟

工科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請蠲欠賦以裕軍需寬

舊欠以蘇民困事伏見數月以來亢陽不雨禾苗枯槁職

輔之間以及秦晉齊豫三農無望求之運河淺涸漕艘惟

艱　皇上宵旰焦勞精虔祈禱為臣子者自宜披瀝忠

忠仰佐　當宁之憂臣蒙　皇上簡擢言路已經半

載每媿素餐無以圖報涓埃一得敢為　皇上陳之夫

一歲之入自足供一歲之用今兵餉歷久至於半年非士

荷戈吸噉待哺誠可為之寒心即准撥鹽課銀兩接濟一

時為數無幾竊恐天旱無秋從何買米三軍其能枵腹乎此正大司農長慮卻顧之時而東挪西借寅支卯糧既已點金無術矣計惟有節省一法耳今大工眾建支費浩繁乞
皇上軫念時艱暫停土木或云已興之工不便中止惟斷自
宸衷酌量緩急輕重擇其緊要者先行設事其餘始俟陸續經營省得一分金錢即可留一分兵餉仍乞
召戶部滿漢大臣面詢錢糧出入之數四月以前解到若干用過若干各項經費若干應撥兵餉若干除借支抵補外尚缺正項若干逐項逐事通盤打算從頭清楚庶可知其大略一絲一毫皆宜早為珍惜寧留有餘不盡以充實府庫一切不急之器具得已之典禮姑從節省或經費之外偶有供應仍行取給內帑不至人動大部項下錢糧宮府合為一體出入數每相衡如是二三年間

天子躬行儉約則京師風俗自無不歸於儉滿漢崇尚
敦樸自然國有儲積餉無匱絀財富兵强士飽馬騰而神
氣愈壯威靈訖於四海矣臣所謂節冗費以裕軍需者此
也臣從垣中接督臣郎廷佐三大困一疏詳言江南之民
困於催科皆緣新舊並徵民不堪命語云人窮呼天疾痛
則呼父母　皇上代天子民百姓叩　閽無路督臣爲
之大聲疾呼誠不啻繪鄭俠之圖矣南方財賦本重加之
以海賊刼掠土寇橫行客兵驕據其膏髓已竭乃逋者衆
未登而餉已急徵甫啟而參已隨在本年者則已矣積三
四年之逋欠並徵於一旦不分新舊統以十分爲率民知
完之不能盡完拚此皮骨以捱血比官知追之不能盡追
拚一降調以圖卸擔官民兩窮而　國計坐受其困協濟
兵餉則又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以司農催檄之文竟成

一頑鈍不靈之局萬一年荒歲歉爲窮則攫獸窮則噬柰何而不爲之所也伏乞皇上勅下戶部詳議將舊欠一項或每年帶徵幾分或每年帶徵某年稍從寛免以示用一緩二之意庶天旱可回人心可鼔將立見歡聲雷動無不爭先輸納以完逋賦而國計可紓元氣愈固鞏億萬載綿長之祚矣臣所謂寛舊欠以甦民困者此也伏祈

睿鑒

再陳推廣矜全之議順治十四年　金漢鼎

兵科給事中臣金漢鼎謹奏爲再陳推廣矜全之議以廣皇仁以順天心事臣惟天地之大德曰生王政所務詳惟獄其在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明乎雷雨者上天之闓澤赦宥者君上之湛恩也在周官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愚蠢原古哲王立法之
意誠慮絕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故不憚其詳其慎
竊失出毋失入耳我 皇上因天旱不雨夙夜靡寧既
據祈禱之誠復 特簡滿漢大臣慎理刑獄 新綸
下沛在事大臣自能虛公推勘有枉必伸以期副 皇
上好生至意乃臣顧緫緫慮者司寇所繫事皆重大非强
盜得財則殺人抵命非貪官蠹役則逋稅侵糧幾經覆讞
强半定辟諸如此類果係情真罪當何妨立置典刑即視
息囹圄已屬過倖然得毋有行訊成招贓無指實贖貸正
律跡尚模糊懲貪所以恤民也保無有察訪奸民而鬼車
冰砌治蠹所以護良也保無有吞舟漏網而李代桃僵侵
肥顯著固為法所難寬折變無違似亦情有可憫他若狂
愚獲譴未邀浩蕩之 洪慈詿誤蒙辜猶冀 皇恩

之湔拔所當並加矜察求一生於萬死之中者也第恐諸
大臣惕於意增意減之嫌或躊躇於刑疑罰疑之議一經
牖呈三面難開伏乞　再勅滿漢大臣反覆推詳務求
情實勿撓衆是勿泥成招閱招詞必詢口詞自可破畏威
懸坐之弊盡我心仍合衆心不必避深故縱出之疑矣抑
臣吏有請者部禁之罪因有限天下之獄案無窮若止數
監犯以求生恐全活無幾尚非推廣　皇仁之意也如
各省大小罪犯情事豈無詿誤罪案豈無重輕會經京詳
者悉令滿漢大臣會同刑部細閱全招秉公覆覈稍涉疑
竇徑行駁正其未經京詳者仍　勅各該撫按虛心研
訊務在得情勿憚對獄之煩仍批原問致臆見之難翻勿
恤平反之難有礙前官俾覆盆之終抑如此則在內在外
獄禁一清和氣導迎甘霖大沛普天率土共慶豐亨於以

仰答　皇上祈天恤民之盛心匪眇小矣

皇清奏議卷十

皇清奏議卷十一

請召對啟奏之官疏 順治十五年 姚延啟

戶科右給事中加一級臣姚延啟謹 奏為請召對啟奏之官以廣諮詢以別人才事竊見今日進言者多而實見施行者十無二三豈皆言之不當哉 皇上慎重精詳必下部議部覆之所可否奉 旨未有不依者是權歸於六部也臣竊以為未盡善焉歷攷古來剏創之主其褻御燕閒之間無不與賢士大夫講論時政之得失臣下有所數陳即補牘面奏無異家人父子故言者得以盡其情我 皇上留心政治凡有章疏無不親覽其於天下之事固已燭照而洞晰之矣然大小臣工止憑紙上空言不得覩見 天顔詳悉數奏其胸中之所欲言者已不得六七矣下情既不能盡達而一下部議或因滿漢意見不

合盛緣堂屬議論相左往往以天下大計目前急務概置為無用之虚文庶政何由而盡善也臣請自令以後凡有上疏除勦拾陳言迂疎無用者即與報罷不必概發部議以滋紛擾其果於國計時弊實實有關許令啟奏之官隨疏入對擇其可行者即予施行若事機介在兩可時勢有所疑難者即召進言之官與部院大臣面相詰問論辯商確援古證今務使是非判然利弊灼見　皇上親加裁決片言立定則臣下鼓舞踴躍皆思竭智效忠進言者不敢以庸常浮泛之説輕瀆　宸聽持議者亦不敢以苟且塞責之心虚應故事大小臣工日在　皇上耳目之前即可以辨其識見之高下才幹之短長遇有各衙門員缺不必盡拘資格隨才器使此又於敷奏之中寓明試之典於聽言之内行用人之法甚盛舉也凡言官自　皇

上斷之既可以省部議之因循凡人皆自　皇上用之
亦不但憑會推之成格較之每遇大僚缺出　皇上數
四推敲而終難其人者不亦相去甚遠耶臣芻蕘一得惟
皇上採擇焉

請察財賦以重邦計疏　順治十五年　劉鴻儒

戶科都給事中臣劉鴻儒謹　奏為請察財賦確數以重
邦計事臣竊惟古帝王以仁儉造邦其取民也不盡其財
其制用也必有其式誠以天地之生財有限國家之用度
無涯若不總計出入之數定為不易之規或一當告匱即
總總焉為規時補苴之圖終非久安長治之計耳自我
朝開國以來百度維新創制立法務臻美善獨於財賦
一節關係軍國之鉅而度支之數屢見不敷致屢司計之
仰屋畢工之獻議非一日矣遂至汰冗員增榷稅廣開納

督積逋拯之至於師生膳康孤貧養濟亦被裁減講求開
節之道已無不盡而其實皆不得已權變之策殊非寬然
有餘氣象也在既往猶曰時當創始四方未盡歸誠南省
用兵軍需旁午又兼之賑賚修防建置之費勢不得不然
耳乃今南服日就削平萬邦底定若不於此時總計財賦
之數準其出入定為經久不易之規則日復一日因仍補
苴豈能長繼夫何以致國富兵强奠民生而紓邦計建萬
世不拔之基業耶臣愚以為天地生財原自無多必於源
本末流詳悉權衡始足供一代之用今計臣寢食錢穀之
中賦役既有全書掌握豈無確數臣請通計一歲之内凡
訟賦丁糧鹽徵津税各省輕齎重運及贖鍰事例等項即
銖兩絲粒皆一一徹底清出共得所入若干數務祈
皇上曉然於心亦俾百爾臣工較然共見猶須度長挈大

取其中至猥瑣無藝者悉議汰除如膳廩養濟等類皆應
照舊議存免其裁減約所存惟正金粟若干數然後乃計
一歲之中於　上方供應官吏俸薪兵馬糧料及朝祭
禮儀修築工役細至於師生廩餼胥役代食凡各部寺所
掌種種需用通盤打算共合若干數亦須剖煩折滯取其
中不經無益之費所可罷除者亦盡議罷除共應用金粟
若干數即將兩數相衡一時雖不能入浮於出要使所入
之數得合於所出之數始堪定為會計之準以永遵守但
此一衡量之間出入之數不能相當終非久計則從長以
謀開節者又不可不亟講也臣愚竊謂　國家費財之大
端惟兵而天下生財之本計惟土若使兵農同業庶可以
漸省度支而紓國計蓋莫善於屯田之法矣向來以明季
兵燹之後各省田地多荒　朝廷下民屯之令招集開

墾立意未嘗不善然而設官設役多糜廪祿吏滋紛擾總計得不償失無惑乎不旋踵而以無益請罷也歷稽古屯田之制原不在民而在兵若生食既用相須則不必另設官役新立科條諸事可以不移而具今各省民田雖已漸闢而未能盡闢至明季廢蕩熟舊田土新經察出奏報匿田尤多何可使地有遺利也臣請自今各省棲兵之處無論邊腹地方察前項田土之可耕者除講武之外悉令兵丁開墾屯種止須先正疆界信賞罰以使之則趨事自力但惜小費則不能舉事求近利則難以奏功尤須豐其種具寬其程效既人力偕天時並至自然收穫充盈則額糧可以漸次議減數年之後儲峙益廣則轉輸可以盡省且立有恒業漸成土著並可以默制譁變之心矣唐初府兵之制無事則解甲冑而執耒耜有事則釋耒耜而執干戈

無惜司農而坐不乏兵古稱良法令能處處行之何難復見於今日哉至於新復之地尤所宜行今蜀黔已全入版圖所得之處必須駐守然而土曠人稀駐守為艱若令兵至一處即一處興屯則根本自固戰守咸資而進取有建瓴之勢矣此又漢臣趙充國之於先零晉臣杜預之於宛葉確然可循之遺策也臣又有請者順天左右郡縣拱翊

王畿根本要地自今舊人圈佔深得居重馭輕之計但畿輔之民失恆業則贍養無資流離甚衆即有撥補他所之地皆有係屬豈能據為己業是又無田可耕而人有遺利矣見今喜峯冷口諸關外大寧以南一帶地方彌望千里咸稱膏壤在明立國之初原屬人民耕穫內地未幾棄於邊外殊為可惜 國家亦既肇造寰區統馭中外合無令民間願出邊開墾者悉許認為己業永遠耕種沃土漸

闕所收必饒先事有豫則趨者自衆待數年之後然後漸次起科則成聚成邑甚爲神京之背障矣之二者皆從軍國起見若俾當事設誠致行久之兵食充足國計可以漸紓民賦可以漸減則輸將因之益力九賦自流節式之外然後爲三年餘一九年餘三之備不惟經費有資抑且緩急可恃立闕代之宏模已肇億萬年不拔之基業矣

嚴侵漁以清逋賦疏順治十五年　金漢鼎

戸科右給事中加一級臣金漢鼎謹奏爲嚴侵漁以清逋賦之源事臣惟天下財賦所供原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國豈容恣爲中飽徒饜奸貪邇年以來拖負愈積愈多國計日損日絀豈盡催科之無法考課之弗嚴多由貪猾侵欺積弊難破而未能徹底搜求故也推其原則又在賞罰

之道未明勸懲之典未善鼓舞之途塞而人心有不得不苟且以求旦夕之安如江浙諸省有司先後交盤積逋動至盈萬其間前官之乾沒與胥吏之侵欺盡詭而歸之民欠彼郡縣與藩司吏書既扶同朦混而接任之官雖明知其弊而不敢清查何也有司所懼者參罰耳錢糧不能清查固應參罰即錢糧既已清查而從前官役之侵虧仍入考成卒不免於參罰則亦何樂乎任勞任怨而無救乎一己之功名為哉更有不肖上司平日既受有司之饋遺去任不得不為其護短挾制後官勿令摘發有司畏其聲勢奉命惟謹坐聽參罰有司之困迫真不可言矣又如華亭廖志魁一案侵逋最多慶弔饋遺盡挪公帑幸志魁既死令始和盤托出彼天下之為志魁者不知凡幾果能一一清覈乎且志魁所侵之數既不准開銷則當日在事各官

受志魁之餽遺慶弔者或存或歿何難一一究詰此皆上下相蒙牢不可破之積弊不可不從頭振飭者也今之議者動云民欠官欠夫在民始為欠也若云在官則是民已輸納何以復謂之欠此項全錢非以潤肥私橐即用交結上司來蹤去路明白易見夫取民間尺布一錢猶必按贓究罪豈以煌煌正供而可聽其公然攫取哉臣請自今以後凡官役侵沒錢糧宜照贓罰一例責令府廳盡法追比不宜混載考成累有司並累百姓至於新官交代務將前任侵吞等項徹底清查造冊申報撫按立與題明以憑追擬更請

勅該巡方御史按臨某縣即將某縣侵糧官役嚴加究問從前侵欠作何支用如有挪借公帑為餽送獻媚之資若廖志魁者即將該管上司題參重處仍令補償庶人人皆知畏法上下不敢相蒙非獨以綜核逋賦或

亦澄清吏治之一助也

敬陳人臣建言之體疏順治十五年　王益朋

吏科都給事中臣王益朋謹奏為敬陳人臣建言之體事竊惟科道官員職司言責既為朝廷耳目當於大處留心如條陳利弊務裨國計民生糾劾官方貴在摘奸發伏論人則察其才品不必從資格誅求籍書苛責論事則究其體要不必從纖屑計功更張取勝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斯無忝言官之責耳今臺省缺員奉

旨親試補授在即將見濟濟盈廷嘉謀入告吏治之貪廉軍民之疾苦諸臣身親閱歷所見必真未有不切實指陳者第恐諸臣出身外吏今日所陳利弊非有礙上官即致嫌僚友勢必明見其情弊而不盡言顧知其生平而不敢言若非

天語諄諄則緘默自甘漸至人心玩愒

關係非小也至於人臣論事當體國度時深思遠慮不得市恩沽譽近見湖廣督臣李應祖災出異常之變一疏督臣身任封疆理應就事言事遇有災祲當自陳不職以明感召之由乃摭疏稱施政明刑未盡善與臣不敢証也胥盡善與臣不敢諉也以及前後左右或有比暱遊逸宴樂或有慆淫等語臣讀之不勝詫異夫 天子施政明刑薄海臣民莫不共喻即省躬引過亦出自 宸衷督臣以証諉二字閃爍不倫是遵何說耶 君父之前後左右或有比暱果知其人即當實指姓名立請擯斥若本無其人而妄為揣摩臣不能為督臣解也況總督之專責戰守兵馬節制調度即錢穀刑名尚勿令兼理期望何等切要乃敢自干越為此誑謬之詞乎抑臣更有請者科道職在陳言輔臣悉心襄贊崇卑雖殊而致 主之心則一

臣查前代凡入內閣預機務者點檢題奏擬議批答隨時
啟沃因事納忠是進言初不專在言官也今閣臣學士等
官俱改兼殿閣諸銜體制既備職務宜修伏乞皇上
查復舊制令內閣諸臣贊理機務之餘每遇事關重大隨
宜具疏敷陳可否取自上裁將拜颺喜起之風於斯
益盛矣

特糾陳請之非疏順治十五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奏為特糾陳請
之非以肅紀綱事臣竊惟帝王之治天下也莫尚乎禮禮
以辨名定分截然而不可易為人臣者兢兢循禮不敢踰
越斯制節謹度小心事上之道也苐義王孫可望者臣不
能無議焉夫可望何如人也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
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眾叛親離計無復

之然後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古者失國之主如劉
禪孫皓陳理之流皆不過封為公侯即開國元勳封王如
郭子儀李光弼者亦無多人明之徐達常遇春皆生而為
公死而封王　皇上開天地之心盡赦可望從前不法
而錫以茅土之爵實屬古今曠典為可望者當念何功何
德美食錦衣滌慮洗心改行從善庶收桑榆之效以答高
厚之恩乃臣觀其見之疏章者屢可駭異即如出師命將
出自　朝廷可望甫來歸順便請從征若可望文足經
邦武能戡亂何至坐見敗辱竄奔投可謂不自揣量冒
昧無知繼則請動內帑為彼經營臣聞　天子穆穆端
拱垂裳豈有借財與人亦豈有人臣借財於　天子之
事昨者聚合之奇緣一疏復為伊弟請給勘合夫勘合之
給為　朝廷緊急公事及官員來往而設非庶人下賤

可以冒濫也今可望之弟可昇不過一食糧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擬取家眷則應自備腳力未聞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堅策良逍遥皇華之驛者也臣聞高爵厚禄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禮背義越分干名其罪有三臣忝列憲長豈敢畏避不言伏祈

皇上大奮乾斷嚴加處分以肅名分而正紀綱則冒濫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義矣

儲材當有其漸疏 順治十五年 姜希轍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姜希轍謹

奏為儲材當有其漸循分不宜躐陞敬抒所見仰祈

睿裁事臣惟詔功詔德

朝廷載有爵禄以賢以勞臣子惟效靖獻良以職掌所在矢心盡業不敢曠厥官方貽譏覆餗否則降罰褫革用警冥頑所以勵振興而勸趨事也若夫職業既舉藎篚修飭行不妨八法之議材或有一得之長積俸敘資

陞遷罔後未聞掩沒勤勞而不核乎名實也乃今之吏治有大不然者如逃人之拏獲荒田之開墾漕糧之報竣或加級或不論俸滿蹤等驟陞莫斯為甚究其蹤等之故不過曰逃人易匿難獲也荒田易拋難開也漕糧易欠難完也不得不開功名之路以示磨鈍之權否則人心不暢而未易奏功也夫此三者皆臣子職分中所應為之事以應為之職守若泄玩不舉則自有罰以懲其後今則紀錄不已又復加級前已陞遷後復再陞甚至級無可加而陞猶不止在　國家勸賢之典不無濫觴而臣子循分之心亦覺未安且此三者非其人之有異能卓犖以應不次之陞者也亦視其地為若於畿輔齊豫之間即逃人不勝緝荒田不勝墾漕糧不勝完而閩之他省或曰逃人非其故鄉而無隱匿也或曰無尺寸之土不墾也是無所用其力至

漕糧則又恃有天年焉若歲荒民貧雖欲竭資索能又何所用其力哉所謂貪天功以為己力者豈可為臣下訓乎臣以謂是三者不宜有加級并不論俸滿之特典止宜一歲一考核因事立程盡職者紀錄以旌其功怠廢者嚴罰以創其後何至今人以一事之修舉勝三載之考績濟循分之陞遷冀非常之倖進乎且國家課功之典不止三者如徵輸教士祀神勸農練兵訓將興化厚俗未聞事事有加級事事有陞遷也抑臣更有請者捐俸亦屬臣誼紀錄用彰勸勉乃竟有誇多鬭靡金錢米穀盈千累百者是紀錄不足以風示而反足以獎貪也是豈國家鼓勸之初心乎嗣後並懇皇上勅諭督撫按務須核實數目方打具題毋得徒尚虛文用誇耳目是亦警戒之微權也

皇清奏議卷十一

檢敕藩封疏 順治十六年　朱紹鳳

户科都給事中臣朱紹鳳謹　奏為藩封專制有年悍弁橫行日甚宜加檢敕以杜各省未發之奸事竊惟戡亂以武致治以文古今不易之道也國初奸慝肆行頻煩征勦

宵旰坐謀於殿陛熊羆決勝於疆埸維時使貪使詐法網少寬兵且為刀俎民且為魚肉而不得不姑容以俟之者勢也今聲教漸摩十有六載鬼方殊俗盡入版圖正

皇上發政施仁策久安而謀長治之日也昨讀

上諭特發帑金三十萬兩賑濟滇黔疾苦并佐三路進兵不時之需大哉　皇恩施於當危想見遐荒父老扶杖歡呼感極而繼之以泣也　皇上身居九重之内心周萬里之外如此其篤且摯夫亦曰湯火餘魂實堪憫惻耳

封疆大吏宜何如心體而力行乃閩兩粤諸藩擅恣威福狐狸狙獪半假虎威水陸舟車盡蒙王號臣同官楊雍建及按臣田昇龍先後疏陳義憤激烈亦既見其大端矣今馬登雲騷擾於贛縣張斗祿荼毒於清江不回藩差則曰藩兵又何其肆行而無忌憚也　天語崇嚴革職提問已足破梟雄之膽雪無告之冤而臣猶緦緦過計者該撫因循未免投鼠而忌器問官瞻顧輒多蒙面而喪心將使犯之者不足以戒而言之者遂相視而不敢發可不為之寒心乎且不特此也紀律之師秋毫無犯苟使主將嚴明偏裨以下安至橫行若此是連坐之法不可以不亟議也臣請　勅下該部以後裨將一員犯法主將作何申飭裨將二員犯法主將作何處分推之三員四員層累而上輕重有差即在屏藩亦所不宥法嚴而人人知懼則地方

少免豺虎之毒諸王亦得永保帶礪之勲矣而臣更有總
總過計者天下如此其大也騷擾之害非惟贛縣清江而
已也悍將之憑陵驕兵之竊發亦不止馬登雲張牛祿與
曲龍郭少南而已也以臣所聞浙江一省所云滿洲城者
割數十萬市廛以給之不可謂不大矣舊兵調遣新兵移
駐復另割湧金門一帶以居之室廬什物騷然一空百姓
不可謂不苦矣乃駐兵遊手刼掠時聞或男人嘯聚白晝
而攫財或女子成羣黃夜而入室勢同狼虎禍及雞豚此
有耳所共聞有目所共覩者也因思各省之駐防與各府
之鎮將縱兵出入擾害地方豈無有毆官辱吏奪人之物
淫人之妻斷人之臂指如贛縣清江者乎撫臣駐節日久
情似切於輔車按臣巡歷無常勢復同於傳舍特依阿而
不忍發揉卸而不敢言耳臣請　勑下各該撫按百計

綱繆力行廉訪但有前犯立刻題參以憑重處倘撫按隱匿不聞或被科道糾察並治撫按以黨惡庇非之罪如是則行閭無跋扈之憂百姓有生聚之樂而國祚等於苞桑矣

請停察荒之差疏順治十六年　魏裔介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奏為請停察荒之差以休柬省之民以免無益之舉事臣竊惟藏富於民者盛邦之要道搜利無遺者聚斂之小術昔漢文帝捐除田税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檢括天下戶口田賦百姓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萬歷之初已及二百餘年弊偽百出閣臣張居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於利民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

且數歲而後畢非一歲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搖其根也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於拉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魚網之利亦無所獲目今大兵征滇黔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需數千收獲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胥蠹侵尅民之困苦已極尚堪復擾之耶然使前此未經開報則專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焞開報已盡言者猶以為中多虛數百姓莫之控告也東省之田即再加勾考按括亦無幾矣今專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擾民之事何者調官吏集耆老督里保較尺丈道里遼濶差役紛紜飲食供應風雨迍邅果能倕般之巧而鬼神之運乎不能也國賦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無益於國下無利於民皇皇

者華遵周道而馳驅豈所謂詢民疾苦之意耶臣愚以為察荒御史宜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官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報繳為便但能撫恤多方生聚日繁荒何患不墾賦何患不足哉臣因國用殷繁前此猶冀多增賦額而濟仰屋故未及言今既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目下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為多事不如省事愛國必先愛民用敢仰體 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敷陳區區之愚伏冀 睿鑒施行

敬陳東南戰守便宜疏 順治十六年 王于玉

翰林院庶吉士臣王于玉謹 奏為逆賊有可滅之形事機無坐失之理敬陳東南戰守便宜仰祈 睿鑒事臣以草莽書生荷 皇上殊恩拔置史館甄陶煦育已閱二載 天高地厚頂踵莫酬顧念職非言官不獲建白

以少効涓埃而知無不言亦臣職所宜盡敢不避越俎之罪一一罄陳之臣伏見 皇上天威震疊神武奮揚即西南殊域幽崖絕壑箐林棧莽之鄉莫不廓清綏靖乃區區閩賊鄭成功糾烏合之衆掠食水濱計其伎倆應可旦夕剪滅而十餘年來久逋天誅鴟張毋忌近又移巢舟島窺睋兩浙濱江沿海刼掠橫行不即駢首就戮者臣以為水陸之勢殊而攻守之機異也賊所恃為長技不過習處深洋狎玩潮汐艨艟高大便於衝突止耳夫賊之未殄由於水軍之不精而水軍之未精更由於戰船之不備今議者率謂賊宜海官軍宜陸止可列守未可往攻即年來辦有船隻其大小多寡之數難與賊角故賊乘虛而入舉帆便可飽颺官軍逐寇追逃望海每深浩嘆小醜狂驁職此之由臣以為用天下之全力以治水軍何軍弗精用天下

之全力以營戰艦何艦弗成在　皇上之獨操乾斷耳
皇上誠不惜金錢不計歲月而圖此賊則最急在治
戰艦其次在練水軍請自江淮以南閩廣以北凡為海道
要害者　敕下該督撫大臣速造戰艦精練水師賊船
高大非鳥船水船不足以當其鋒而乘閒出奇可以翊衛
大舟輕行淺水者北洋則沙唬為最南洋則艍船為最應
令督撫檄取閩匠照鳥船水船等式併力鳩工而遍行監
司鎮將凡各場各沙土著編氓有諳練風色工習波濤者
廣為羅致臣計舟艦之修造水師之抽募不必半年而旌
旗舳艫皆可整備相其最衝之地如狼福定海等口用大
船百五十次船三百水師五六千西北戰兵三四千人以
當之次則吳淞温台等口亦用大船百次船二百舟師三
四千西北戰兵二三千人以當之閩廣準此賊若分隊來

侵則我就一方之衆逆戰於門庭賊若聯綜大舉則我合數匠之衆并力而截擊自無深入内地登岸長驅之横矣且若狼福吳淞有重鎮則賊不敢溯圖永而上金焦並不敢越崇明而圖通泰定海有重鎮則賊之全隊不敢經楚門而犯黃華賊之零軍更不敢沿象山而掠奉化賊既窟處於浙而閩閩廣有添兵造船之舉厦門空虛勢必還顧巢穴我於是聚兵惠潮斷其入廣之路堅守福寧絶其入浙之兵全閩之師嚴烽堠完堡衆以杜其沿邊入掠之謀江浙之衆擁兵舟山厚戍温台以弭其犇軼突攻之患賊既穜秧不繼將卒必至潰離油鐵無資船艦自然毀壞是時命一大將督平滿嶺表之衆與蘇利吳六奇之師攻其南命一大將督全閩之兵與黃梧之屬攻其北賊勢既窮腹心定有内變不出兩期而成功之首不至者臣甘受重

罰以正妄言之罪此惟在　皇上之獨操乾斷耳況鄭逆本青梁輕妄所附賊衆雖踰數萬戰兵不過萬人向徒謂我悍於水戰故敢狂逞遊魂若聞決策進攻自然膽落又其連年潰敗如海澄之歸閩安之破心膂既已乖張羽毛亦漸零落即一二叛將爲其死黨而驍銳之士計僅數百此亦何足介意相機撲滅正在今時倘或玩爲細虞因循守禦賊若以一軍塞江口則崇明七十二沙通泰三十六場皆其奸藪一軍軼定關則兩浙之郡縣四區之衛所皆其盜糧賊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守攻者恆逸守者恆勞攻者恆饕守者恆踈臣恐財賦奧區從茲嘖嘖多事矣議者輒謂製船募兵費動百萬賊不遽滅餉已難支臣以爲天下方當殷盛使撙節清剔數百萬金錢當亦易致今不及時辦賊而徒惜餉出無從則賊之今日掠一村鎮明日

破一城堡其焚掠創殘獨非小民之膏血　朝廷之積
貯乎日引月長又何止數千百萬也且　皇上軫念民
艱同乎覆載雲賚窮氓猶且不愛帑金　命官往賑而
東南赤子斗箕杼軸正供獨多忍見其日罹鋒鏑不保室
家乎臣以為　皇上必有所大不忍焉者也又謂賊之
水軍使船如馬我一時召募應敵恐難臣以為水軍之伎
惟在駕船至彀弓發砲我又有西北戰兵以佐其不逮況
斥鹵之民不同內地其飛篙持舵跳船上桅之技勁捷非
常兼且出沒大洋是其素習一朝檄募豈下數萬又向來
防汛之兵原有定額兼用新舊即可破浪乘風逾年來我
江浙之兵兩定舟山皆已斬渠執馘更何嫌疑而不致力
於水戰也總之船艦備則水軍可恃以揚威水軍精則陸
地可藉為重蔽能戰能守勝勢我操區區小醜正如釜魚

撫馭進退兩窮何至假以餘息縱彼凶鋒而廓清綏靖之無日哉至戰船之装式洋港之緩急沿邊衛所守禦之機宜措餉募兵之權變或應責成督撫或應責成監司或應責成鎮將者據臣管窺各有纏晰規畫未敢遽瀆 天聽祇緣逆賊跳梁臣民同憤樸誠内激觸目抒忱自知狂瞽無狀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敬陳管見三事順治十六年 王啟祚

户科給事中臣王啟祚謹 奏為敬陳管見以佐太平事臣以草野腐朽荷蒙 皇恩特簡科員未効涓滴願抒微忠惟冀海宇底定共沐清平國裕民足各安樂利恭逢堯舜之主親見堯舜之化也謹列三事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海上要務 皇上盛德廣被奄有四海一統之盛

未有逾六几時者也何足海寇鄭逆雖釜底游魚不久就
戮然尚未從前芘猶卧榻鼾睡必至蔓衍難救而後可持
皇上東南之一病也海上方略或在廷諸臣或在外
督撫亦既詳言之矣然臣有管見可見之施行者逆鄭雖
生避波濤勢不能不聚糧於平地臣以為宜效堅壁清野
之計除高山峻嶺不可舉緣處所外凡平原曠野多築堅
厚塢堡迂迴其道相地廣狹開築城堡可貯糧石扎營寨
兵可守望亦可設伏地如民產令民自築免其徭糧如係
閒曠當督守汛兵丁修築使彼來無所掠去不能歸此坐
而窘之一道也凡沿海之人綱魚為生不可令之使有他
適也蓋其人生長海上慣波濤如平地鄭逆之長技皆海
上居民所優為之得其人之一可以勝旱地人之百得其
人之百可以勝旱地人之萬焉且其廬墓室家妻子兄弟

素遵鄭逆驅提救掠鄭逆乃其讐也彼因我而自復其讐有不為我効死力者乎宜將此等人擇其壯健於水營試驗其堪作水師者不妨照馬兵糧數給之則以慣習波濤之人擒彼飄揺海上之寇易易事耳是逐鄭逆而殲之又一道也然尤有其要者臣聞防勦沿海一帶地方各有汛地界限汛地立則防勦必專然界限明或彼此歧視以臣愚見宜比照五省經略事宜於舊人中擇其素負疆場重望者一人加以經略職銜提督軍務駐劄江南地方北制山東以及天津南控福建浙江沿海地方專管海上擒勦事務一切錢穀刑名不必干預待事平掣回論功陞賞庶海上情形進勦機宜呼吸俱靈指臂相視立至底定無過此者方今 國家大務惟此一事苟期有濟即應設官另置衙署另添軍牢衙役在 皇上亦所不惜況江南廢

藩廢勲府地畫堪駐劄是衙門不必再設於事甚省而於
功有濟惟冀　皇上速見之施行也
一曰民竈經界　皇上軫念國用民艱允臣同官王命
岳疏請　特遣御史二員前往山東河南二省清理荒
熟田畝以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真朝野胥慶臣民同悦
之舉矣然命岳止知臣鄉有荒地熟地之不同而不知臣
鄉更有竈地民地之不同也止知臣鄉荒地之不可混於
熟熟地之不可混於荒之當察而不知臣鄉民地之不可
混於竈與竈地之不可混於民之當察也臣鄉係古青州
海濱廣斥厥篚鹽絺煮鹽之區也竈戶於海濱原有分就
竈地每畝止納銀六七釐不等民地則上中下下下四等
不同即下下地亦納銀三分有零竈地民地重輕不同原
有定例自明末以來典籍不存經界不正則有本一地也

在官則運司徵竈糧在有司則徵民糧甚至運司代竈民而與州縣爭州縣代百姓而與運司爭是一地而納二糧也則病民而其實運司徵竈糧竈户則詭其地而為民州縣徵民糧民户又詭其地而竄於竈奸民並不納一糧也則又病國病民不可病國亦不可伏祈
敕下撫按專委該省道員與運使於產鹽處所公同督率該州縣詳核與籍詢問父老在運司不得以鹽地考成而與州縣爭民地在有司亦不得以民地考成而與運司爭竈地審其何者為竈地即定之為竈不得溷而入於民何者為民地即定之為民不得竄而入於竈詳明撫按　題報再祈各省有產鹽地方亦令該撫按照山東一例委官行查庶竈地民地各得清楚民地不納竈地之輕糧而國用不絀竈地不徵民地之重賦而民用不匱矣

二曰釐別錢弊　皇上允該部疏請著爲銀七錢三分之令刊入大檔由單使上可行於下而下亦得行於上上下通行全無阻礙固宜錢益貴銀益賤民用日舒國儲日裕也乃邇來銀不加賤錢不加貴而錢法未見疏通者則以銀七錢三之法甚善而有司未之實行者以於有司不便耳既無戥頭之折即無羡餘之入以貽私橐則攜取不便以敬上官則餽納維艱所以由單則照例分派而收時則不用錢而用銀是名雖銀一兩派錢一千而其實錢一千仍收銀一兩也與不派錢無異矣甚有巧於立法自設錢桌數張每錢一文必得銀二釐然後換給若非官桌所發之錢則不收是納錢一千用錢四千較之用銀反一倍而二倍矣孰若不派錢之爲愈也銀七錢三之法至此不幾窮乎是欲以疏通而反以壅滯此所以錢日賤銀日貴

欲竇源之流行無礙也不可得矣以臣愚見除銀七之數照常置櫃收貯外其錢三之數另置一櫃另設一役專司錢責如收錢而仍收銀以及收錢而多方取巧者撫按官立時指參有司計贓坐罪收役重則處死輕則流徙如撫按隱匿不報許臺垣衙門別有確見指實糾參治撫按以徇縱之罪庶有司知所警惕而錢法疏通矣伏祈 敕部議覆如果臣言可採統冀 睿鑒施行

請敦教化嚴法度八條 順治十六年 朱裴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朱裴謹 奏為 京師首善之區宜敦教化嚴法度以期作則四方事竊惟移風易俗遵世之微權彰善癉惡觀摩之妙用一惡未除一俗未善亦足為太平之累臣敬抒八款恭為 皇上陳之

一曰尚節儉以阜財用古者乘輿服舍吉凶軍賓皆有品

制不敢僭濫近見都城風俗靡麗相誇金珠之飾盛於坻
隸紈綺之好侈於婚姻居處則雕墻畫棟商賈可為騎乘
則玉勒金鞍吏胥倫勝至於裂帛燬繒之事祈下祀事為
之漢人亦有從而效尤者我　皇上躬自節儉而下猶
以驕奢相習似非培養原本之道請　敕下禮部考核
典則將服舍婚祭之禮立為定制勿使浮僭上自　京師
下及海甸咸遵約束庶民藏可厚矣
一曰禁師巫以正風俗午運中天魍魎何憑古者崇經黜
邪所以定民志也近見都城齋壇之設半於男女巫鼓之
聲徹乎滿漢遠近效尤邪教盛與左道煽惑舉世如狂初
不過成仙了道之說漸於人心久則履篡僞劉之事造於
幽室直省入　告者紛紛不一嗟此生民始於無知一
念誤入憲網莫逃寬之不可殺之不忍不重可憫重可危

乎伏乞

嚴飭五城家諭戶曉化導之餘以重法繩其後凡僧寺道觀如有男女雜處聚齋修會之事一併嚴拏務期禁戢勿止以朔望具結了事庶讖緯魘魅之術難以迷亂於盛世矣

一曰辨名分以別貴賤從古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此一定之理近見都城尊卑莫辨狐狸橫行滑吏積胥分庭抗禮於縉紳之前伶人俳優並轡齊驅於冠蓋之列罔知顧忌莫可誰何不爭辯則垂頭喪氣一較論則引類呼朋不冒稱有職則假指投主誰暇與之辨真贋哉如此行徑豈盛世所宜有伏乞 天語敕下刑部嚴立無職詐職非旗詐旗之條載入新例庶體統立而宵小斂跡矣

一曰驅奸宄以靖地方近來直省衙門積棍巨奸作惡盈貫或本官發覺或被人訐告則潛逃京邸以為隱身之所

佯言投旗刁搆揭主攜倉庫之金錢浪費於章臺負滔天之重案逍遙於紫陌在本官懼為躧治之金在本犯恃為負嵎之虎以致法度不行鴟張效尤遞滑遞賊若輩耗其大半皆由京棍相為招窩相為指示伏乞

勅下五城每季終照巡捕拏訪之例將土豪大棍力為體訪不時叅拏庶

輦轂之下不為此輩藏污之所矣

一曰稽軍器以防賊盜近者禁馬之議意在縛賊之手而卻賊之步也殊不思緑林大寇皆披堅執鋭之人能暗通牙僧以市馬匹即能假冒官役以購盔甲見都城矢函如林保無有賊哨外販者乎古者家不藏兵盔甲原係官造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舊例設盔甲廠如或難行亦須設官司市除滿洲出兵照舊貿易外如有外官差人易買者須持印信批文驗明上税方准收買無印符者即以奸

細治罪出門之時仍許顧露公驗不得韜索帶藏違者並處此亦消弭盜源之要務也

一曰衆孝弟以敦根本孝者百行之原京畿者首善之地我　皇上純孝性成媲美虞舜化行自近都城之内得無有孝子順孫節烈彰著之人但外省巡方復命例得旌題都内五城官如傳舍未有此例首善之地何可湮没請　敕部議年終許五城御史廉衆孝節以憑旌表庶幾風聲樹而觀感生有裨於人心世道者不淺矣

一曰除窩販以勵廉恥古者青樓之列惟犯淫刑者充之近見都城通衢僻巷處處章臺皆因一種兇惡棍徒將良家婦女窩買或强爲待妾或販入花柳百般凌逼慘酷難言所以涕泗沾襟哭聲震地京師何地而可容若輩若此哉乞　敕下五城實心嚴查如有此項兩鄰不舉治以

連坐之罪庶幾無誨淫害善之事矣

一曰禁攬納以清積逋禮戶兵工四部皆有錢糧各省赴

京解納者或衿民或衿役愚民一到京城茫無頭緒專有

一種走部惡棍賃借宅舍假裝體面窺有外解人役扶帮

而來者或迎風於城外或周旋於部門圈哄到家誘以代

納或一總包攬或零星科派遠來愚懦一落籠牢不能自

主將本折錢糧全賺到手任意花銷部比則百般支吾以

致解戶終年不能掣批者有之甚至竟自逃走解戶傾命

賠補者有之請　敕各部細訪嚴拏治以重罪嗣後解

批投部必驗果係原解方准收銷勿得容縱攬頭庶錢糧

無乾沒旁滲之弊矣

以上各款或有曾經戒禁未見實力奉行或出芻蕘未議

臣愚以為　京師者天下觀摩之地元氣當培風化宜厚

況浙楚江淮水災疊告山右秦川雹震時聞未必不由奢侈驕淫人心不古之所致也欲挽四國之頽風當自 京師始統乞

睿照施行

請培元氣定章程疏 順治十六年 李鼎玉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李鼎玉謹 奏為一統之勢已成根本之圖宜豫亟培天下元氣並定一代章程以基久安長治事臣中州下士濫厠中書未及二載荷蒙 皇上

特恩拔置臺班雖竭犬馬愚忱未足報稱萬一敬陳末議用佐 高深竊惟帝王手定太平當擴清伊始已遠有子孫萬世不拔之規必先於固脈人心加意培養故垂之典章皆太和元氣充足洋溢使奕世臣子守之而足以為治恭遇 皇上仁育義正親政以來削平海內天與人歸其於利弊所在勵精興革諄切誡諭無非嘉與內外大

小臣工共圖雍熙之化今者滇黔平蕩大一統之勢成矣
億萬斯年之業定矣而臣猶惓惓過計者保治之道不可
不豫計根本也念天下止此百姓培元氣惟與百姓相休
息今之百姓當十六年以前流賊土賊焚劫殺掠百不剩
一之殘喘也兼以連年供兵修河諸大役勢必一一取之
民間而在外諸臣凜功令之赫煌誰敢不洗心滌慮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意但其間不肖有司陋規相沿或
巧借名色假公肥私者有之即以錢糧給節年逋欠百姓
所苦非正供也只私派耳土司之供應犒兵之斗酒濟來
之幫貼夫役之軟擡挪躺之裝運銷算之打點黃冊之科
派諸如此類雜項數倍於正項而又火耗重加嚴刑勒取
百姓賣兒鬻女日以填貪吏之谿壑而不足民力幾何矣
望正項之不缺額也情弊種種雖言官亦經屢陳部臣亦

經屢飭而有司故事因循不肯實心奉行則皆督撫按疎於覺察切責之故耳請
勅各督撫按深己率屬嚴飭府州縣痛洗從前積弊遵依賦役全書以易知由單為主不得於由單之外加派分毫如有仍前加派者督撫按不時體訪糾參重處以為剥削小民之戒至於刑獄者民命所關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不可不慎也五刑之設不得已而用是以在内三法司掌天下大獄而平反之在外專設臬司理之而總以督撫按之鞫定其有重情贓罪允協者入告非是則羅織有禁
皇上如天好生每有宥罪之
特諭及有分别緩决者赦一人之小過所以養天下之廉恥遲須臾之死法所以造無疆之仁壽十五年十二月内部臣孫廷銓白胤謙杜立德進呈至德祥刑頌並欲宣告中外無非使人曉然於
皇上泣罪解網之心刑

期無刑之意而已近日遇民犯法情猶可矜或以無心而成鐵案或以有故而罹覆巢更有一種走空惡棍專借籍貫謊告枉狀倚仗强援希圖影騙但於督撫按等衙門一狀告准經年難結數家流離即從公審實已無救於既破之產既朽之骨而況不肖問官非徇情則受賄者乎請
敕各督撫按轉行所屬承問等官如遇有借籍枉告者審實按律究擬倘問官有枉徇情弊督撫按不時體訪糾參重處則天下無不中之刑罰矣清賦祥刑將見衣食足而禮義興訟獄息而風俗美培養之道當無踰於此者也載考二帝三王嘉言懿行垂之典謨炳炳麟麟我　皇
上躬親萬幾良法美意超越千古請　敕命史臣將
皇上親裁大政及　特傳諭旨彙輯成帙鐫為一編或載入部院卿寺等衙門職掌典則內一併纂修刊刻成

書藏之册府爲子孫世守之寶箴布之中外爲百官永式之良謨如是則法度畫一而萬年有道之鴻規定於斯矣

皇清奏議卷十二